

最後的告別

And When Did You Last See Your Father?

以溫情擊退哀傷，細細品味過往父子時光

布萊克在得知父親罹患絕症將不久人世後，
決定回家鄉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父子兩人用過往的珍貴回憶一起對抗病魔，
幽默而樸實的對話，穿插不時被父親支配的不滿及憤怒，
真實而生動的歷歷往事，
為這段矛盾卻深刻的父子情誼劃下永恆的句點。

布萊克·摩里森
Blake Morrison / 著
張定綺 / 譯

最後的告別

**And When Did You
Last See Your Father?**

布萊克·摩里森

Blake Morrison / 著

張定綺 / 譯

OPEN 4/40

最後的告別

And When Did You Last See Your Father?

作者◆布萊克·摩里森 (Blake Morrison)

譯者◆張定綺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李俊男

責任編輯◆許景理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AND WHEN DID YOU LAST SEE YOUR FATHER?

by Blake Morrison

Copyright © 1993 by Blake Morri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IL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09 年 8 月

定價：新臺幣 280 元



ISBN 978-957-05-2398-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次

歐頓公園

001

艾爾谷

008

扁桃腺

023

狗

026

包頓修道院

045

胚胎

050

古巴營地

058

一則截然不同的故事

068

洗車

081

嬌生嬰兒爽身粉

088

戶外睡袋的發明者

102

日記

108

雷荷之樂

116

死亡

128

三個邂逅

142

棺材

152

心律調節器

158

珊德拉

164

葬禮

173

那麼你上次是什麼時候見到你父親的呢？

186

後記

202

歐頓公園¹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個炎熱的星期六，我們堵在柴郡動彈不得。前方的汽車綿延到轉角，排成看不到盡頭的長蛇陣。我們十分鐘都沒有移動。每個人都關掉引擎，現在父親也這麼做了。突如其來的沉默中，我們聽見遠方傳來想必是下午第一場比賽，轎車繞場十周的哼哼嗡嗡聲。時間是一點一刻。再過不到一個小時，就輪到大家最期待的重頭戲，由葛拉姆·希爾（Graham Hill）、傑克·布拉班（Jack Brabham）、羅伊·薩瓦多里（Roy Salvadori）、史特林·摩斯（Stirling Moss）、何金·邦尼爾（Joakim Bonnier）等賽車好手爭奪金杯。父親一向熱愛快車，那陣子賽車在英國正紅，所以我們才會跟其他好幾百輛車，一塊兒卡在這條鄉下道路的車陣裡。

父親不喜歡排隊。他習慣病人排隊等著看他，他自己可沒有排隊的習慣。在他看來，排隊代表一個人被剝奪了在他挑選的時刻到他想去的地方的權利，而他就是要趁現在趕到前面去。十分鐘過去了。前面出了啥事？哪個笨蛋害交通打結？為什麼對面車道都沒有車子過來？難道出了車禍？為什麼沒有警察來處理？每隔大約兩分鐘，父親就下車走到馬路對面，張望前方的動靜。什麼也沒有。他回到車上，生更多氣。我們這輛艾維斯（Alvis）車頂是打開的，陽光直射在皮革座椅、鉻鋼板和野餐

¹ Oulton Park，位在英格蘭的柴郡（Cheshire）的汽車競赛场。五〇、六〇年代在此舉行的國際金杯賽（International Gold Cup）很受歡迎，曾吸引一級方程式賽車選手前來參加，觀眾多達四萬人。

籃上。頂篷已一摺一摺疊好，收在行李廂及照例擠著我和妹妹的狹窄後座之間那道神祕的縫隙裡。不論天氣好壞，車頂篷幾乎永遠是敞開的：父親熱愛新鮮空氣，他擁有的每輛車都是敞篷車，這樣才呼吸得到新鮮空氣。但今天的空氣一點也不新鮮。迎面而來都是高轉速的廢氣、灰塵、汽油和引擎過熱的怪味。

前後汽車裡的人都在說笑、吃三明治、喝啤酒、享受天氣，安於「等著到前面去」這種習以為常的屈辱。但父親跟他們不一樣。他心裡只有兩件事：看不見的龍頭，以及一件並非全然不相干的事——對面車道空盪盪的太誘人。

「放輕鬆點，亞瑟。」母親道：「你進進出出，忙得像隻蒼蠅。」

勸他放輕鬆，只會激怒他。「到底怎麼回事？」他質問：「也許有事故。也許他們在等救護車。」不用他開口，我們都知道後面這句話會導致什麼結論。「也許他們需要醫生。」

「不行，亞瑟。」母親道，他再次開了門，站在輪弧上，伸長脖子往前看。

「一定有事故。」他宣布道：「我認為我該開過去看看。」

「不行，亞瑟。只不過等進場的人太多罷了。而且跑道上一定安排有醫生的。」

一點三十分，一片寂靜。轎車賽已經結束了。金杯賽還有一個多小時才開始，但之前有另一場比賽，展覽場展出的車也非看不可，更何況……

「哼，我可不要見鬼的繼續等下去。」他道：「我們永遠進不去的。倒不如掉頭回家，放棄算了。」他又坐了二十秒，然後俯身向前，打開置物箱，取出一副聽診器，把它掛在擋風玻璃的鏡子上。它掛在那兒，活像具骷髏，聽音膜在上方，金屬環和橡皮管以羅圈腿之姿垂掛下來，象牙色的耳

塞相撞，喀喀作響。他發動引擎，放開手煞車，後退兩呎，隨即開上對面車道。

「不要。」母親有點心不在焉地又說了一遍。可能他只是要做個三段式倒車，掉頭回家。不，不可能……

父親從被困在前面的車陣旁邊通過，車速不是特別快。充其量二十哩的時速吧。即使如此，感覺還是很快，而且自大，所有車上的人看到我們駛來，都轉頭來看。有人顯得很憤怒。有人大喊大叫。「把聽診器指給他們看，老婆。」他對母親說，但她半個人都滑到座位底下，不讓人看見，屁股坐在地板上，開始責備他。

「老天爺，亞瑟，你為什麼要做這種事？為什麼不能跟所有其他人一樣等。萬一對面有車來怎麼辦？」妹妹和我也如法炮製，躲在座位底下。父親得一個人面對。他不是我們一夥的，這個大模大樣寡廉鮮恥不民主的作弊鬼。或者該說，我們羞於與他為伍。

我把臉貼在有汗水味的椅墊上，設想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我不知道我們走了多遠，轉過多少個突如其來的彎。反正在那條狹窄的鄉下小路上，只要遇到任何來車，都會落得重新掉頭，再度從我們剛超越的所有車輛旁邊經過的下場。那還得我們來得及停車。我等著聽煞車尖叫，金屬碰撞的聲音。

經過一段長約兩分鐘的永恆，母親抬起頭說：「這下你可自作自受了。」父親答道：「不會，再過去還有一道門。」妹妹和我也起身張望。我們跟隊伍最前面的車輛並排，它們正等著左轉，進入持褐色票券的「大眾」入口。一個收票員走到門外，向我們走來，但父親假裝沒看見他，也不停車。他沿著空曠的道路往前開，前方約兩百碼的地方，有五、六輛反方向駛來的車正等候從另一個入口進場。這些車可不像那些已經被我們拋在後面的車，明顯地正在移動。父親寬宏大量等到最後一輛車入

內，才開過石砌的門柱，穿越凹凸不平的草坪，這兒有一個手臂上戴識別章、身穿斜紋呢外套的收票員，等在用繩索攔住的入口外面。

「午安，先生。您有紅色門票嗎？」這問題一點也不意外，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好幾塊醒目的告示，寫著「持紅色門票者入口」，但父親絲毫不為所動。

「票在這兒。」他道，並且把手中的褐色門票遞過去。

「不對，先生，這幾張是褐色門票。」

「那一定是弄錯了。我訂購的是紅色門票。說真的，我連看都沒看。」

「抱歉，先生，但這是褐色門票，請走下一個入口，沿著圍牆再開兩百碼就到了。您可以在這兒掉頭，然後……」

「我願意補差額。」

「不行，您知道，照規定……」

「我知道褐色門票入口在哪兒，排錯隊已經浪費了我整整一個小時。我之所以開過來是因為我以為我的門票是紅色的。我不能再回那兒去，隊伍有好幾哩長。況且孩子們，你知道，他們一直期待……」

這時我們後面又排了五、六輛車。其中一輛按著喇叭。收票員開始遲疑。

「您說您當初訂購的是紅色門票。」

「不僅訂購而已，我付了錢。我是醫生，你看，」——他指著聽診器——「我喜歡坐在離司令台比較近的位子。」

這番前言不搭後語的說詞似乎奏效了。

「好吧，先生，不過下次請您看清楚票券。前進然後右轉。」

這就是父親處理事情的方式。撒個小謊，佔點小便宜。省點錢，省點時間，投機取巧博得一點特權。插隊、行賄、檯面下交易。在不該停車的地方停車、下班後喝酒、買小卡車上盜獵的雉雞或來路不明的貨物。不管怎麼說，「那些人」就是煞風景——所謂「那些人」，就是他雖然身為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全科醫生，卻不歸屬的社會中堅份子；一般人努力追求好生活，我們的天職就是智取他們。當真觸犯法律時，他也會膽怯。不過他好生羨慕那些頭腦靈活的犯罪高手，還經常當著我們的面誇獎他們，好比參與火車大劫案²的大盜，或之前更早，把一輛載運大量舊鈔送去焚化爐銷毀的貨車攔截下來的罪犯。（「那些鈔票還可以流通，你們知道，只不過舊了，所以銀行沒有登錄編號，也無法追蹤。況且，沒有人蒙受損失。高明，實在高明。」）他不想當真作奸犯科，但如果不能耍些小手段，作個小弊，他就會悵然若失：他從這種事情上獲得莫大的樂趣。我成長過程中，一直以為這很正常，大部分英國人都像這樣。現在我仍然覺得，事實大概就是如此。

我的童年是無數次小欺詐與勝利交織而成。有次我們住進一家位在某個著名高爾夫球場——是皇家士倫（Troon）吧？——第五洞發球區附近的旅館。發現只要我們從第五洞開始打，打到第四洞結束，根

² Great Train Robbers，指一九六三年八月發生在英國白金漢郡（Buckinghamshire）布萊戈鐵路橋（Bridego Railway Bridge）的火車搶案，失竊金額高達二百六十萬英鎊，轟動一時。

本不會引起俱樂部注意，也不必付果嶺費。我們假報別人名字混進私人網球俱樂部、遊艇俱樂部、供應酒的俱樂部（尤其在威爾斯那幾個禁酒郡縣遇到星期天時），等到守門人找不到那個名字，父親已經顛倒看清了會員名冊上的名字——「就是這個，看見了嗎，魏爾生——不對，我說的是魏爾生，不是華特森。」如果所有的花招都行不通，還可以嘗試塞張一英鎊的鈔票給那位老兄。父親就靠他的天真、自信與跟任何人都能稱兄道弟的天賦，通常能找到門徑進入任何場所，被逮到時，也總有辦法脫身。

他只失敗過一次。當時我們在度假，到蘇格蘭高地的度假勝地亞維莫（Aviemore）滑雪，他招待我們去一家豪華旅館喝一杯飲料。從廁所出來的時候，他注意到專供房客使用的三溫暖附近有扇小小的後門。接下來那個星期，我們都溜進去享受房客專用的三溫暖。但最後一天，我們正用毛巾擦乾身體時，憤怒的經理走進來問：「你們不是房客，是嗎？」

我等著聽天真爛漫的回答——「你是說這個三溫暖不對大眾開放，跟酒吧不一樣？我還以為……」——但這一回，父親結結巴巴，面有愧色。我們最後付了一筆昂貴的罰金，而且不准再踏進那家旅館一步。我很生氣。我發現父親也會出錯。我覺得受騙了。

回頭說歐頓公園，半小時後。我們在褐色門票的停車場跟我們的表親會合——他們當然也都準時進場——並帶他們到賽車展覽場的入口。父親原以為，靠他矇混來的紅色門票，我們可以分文不付進入展場，還可以帶客人同行。他搞錯了。展場的門票是一基尼³。我們一共十個人，那可是大筆錢。

³ Guinea，英國舊幣制之金幣，相當二十一先令，約一·〇五英鎊。

「我們買一張票吧，不管怎樣。」父親對售票口的人說，他買了票回來，一張褐色的小卡片，像圖書館的借閱證，頂端打個小孔，穿一根細繩，可以繫在外套領子上。「我進去看看。」他道，隨即消失在門裡，收票員看見他掛在胸前的票，就點頭放行：沒有在手上蓋章，也沒有核對名字。過了約十分鐘，父親回來了，他悄聲跟龍恩姑丈說了幾句話，把票交給他，然後領我們其他人來到停車場一個僻靜的角落，一片木板圍籬前面。不久，龍恩姑丈就出現在圍籬另一頭，展覽場的這一帶，跟我們這頭同樣寂靜無人，他把票從圍籬縫隙遞過來。理查表哥拿了票，重複同樣的手續。一個接一個，我們輪流進場：凱拉、瑪麗姑媽、愛德華、珍、吉蓮、母親、我。五分鐘不到，我們十個人就通通進去了。「太好了。」父親道：「三磅十一先令，換到四張紅色門票，十個人進展覽場。別人得花二十基尼，滿不錯的。」

我們圍觀傑克·布拉班的Cooper賽車，那輛車掀開了引擎蓋，像手術台上的人體，一大堆管線和閃閃發亮的白色與銀色螺絲。我摸摸駕駛座後面的鋼板，想起我的綠色火柴盒小汽車八號，在家舉行地毯大賽車時，我為它取名傑克·布拉班，對手包括紅色的法拉利一號（范吉歐）、銀色的馬賽拉蒂三號（薩瓦多里），還有黃色的捷豹四號（史特林·摩斯）。我喜歡傑克·布拉班獲勝，不知怎麼回事，他也總是獲勝，雖然我發誓，我推車的力道是一樣的。在家很安靜，純屬模擬。在歐頓公園可不：汽油味加上陽光和引擎聲，讓人頭痛。

後來，摩斯在第六圈超過布拉班，接下來六十九圈都保持領先。有輛車在靠近木屋區的大彎角和鹿躍台之間衝出軌道，距我們站的地方不遠。鮮血、木屑、玻璃碎片橫飛。父親消失了——「去看看能不能幫得上忙。」他回來時出奇地安靜，低聲對母親說：「我無能為力。」

艾爾谷

他坐在床的另一頭，也說不定坐在那兒的是別人，別個穿單薄的綠睡袍，長得跟他一點也不像的人。醫院這種地方會讓人不知所措。但應該不至於到這種程度。父親習慣待在醫院。這家醫院，艾爾谷醫院，他執醫師業的最後十年，幫病人安排轉診時，大多轉來這家醫院。這個病房，十九號病房，他即使退休以後也還會來此探望老病人。就連這個房間，二號床，因為他是醫生、或曾經是醫生而特別分配給他的單人房，他也不是沒來過。只不過今天他不是來探病。今天他是病人。今天來探病的人是我。

如果是父親來探病，床那頭的人會被迫做一段短短的告白。那你說，這是啥？睡衣嗎？不像你的格調，是嗎？你的法蘭絨睡衣在哪兒？他腿上蓋了條件白色的棉毯：什麼，這麼熱的房間裡，蓋什麼嬰兒毛毯嘛？咱們打開窗戶來透個氣。我進來的時候，他只稍微動一下頭。來嘛，振作一下嘛，說不定永遠不會有那麼一天。但終究會有那麼一天的，他知道，我們都知道，早晚之差而已，所以我才會在這裡。

「不舒服嗎，爹地？」我問。

「就是。」

我摟了他一下，然後把兩張椅子拉到床畔：一張小塑膠椅靠近他那頭，我自己坐；還有一張稍微舒服一點兒的扶手椅——說真的，椅子小成那樣，加不加扶手其實沒多大差別——給我媽坐。

近看可以看見掛在他臉上的皮膚多麼鬆弛。他氣色還好——過去曬黑的紅潤膚色還在——但那雙黑巧克力色澤的眼睛已失去神采：現在不會有人像過去偶而發生的那樣，把他誤認為電影明星米奇·龍尼了。他脖頸看起來很僵硬；頭稍微前傾，像烏龜從殼裡探頭出來的姿勢：好像有人故意從後面推他一把，好讓前面消滅的部分不那麼明顯，他的臉部萎縮，貨真價實的失了面子。他拿起透明塑膠杯喝水時，手會輕輕顫抖。好像他在某條看不見的分界線另一邊，我們中間隔著一張痛苦的屏幕。

「那麼，今天覺得比昨天好些嗎？」

「是啊。」

「動完手術才第四天耶。」

「對啊。」

「媽說，醫生很滿意。」

「最好把我的排水系統修一修。肚肚腫得好厲害。」

「肚肚」；他常用這字眼，即使對方是成年人，老式床邊故事的況味，彷彿跟小孩子打交道的親切神態。我依稀看到他低頭觀察我，眼睛浮腫，滿口嗆鼻的啤酒味，童年發燒的漫漫長夜裡，牆壁掀動著忽遠忽近，他是唯一的定點。「小肚肚痛嗎？告訴爹地哪裡痛。」肚痛肚咚——咚——咚——咚：是一種信任的節奏——生病不須驚慌，也不用打電話給醫生或跑藥房，因為我爸媽都是醫生，診所就在

4 Micky Rooney，好萊塢老牌影星，從童星演到老年，身材矮小，相貌忠厚，擅演溫馨喜劇。為人熟知的作品是與伊麗莎白·泰勒合演的《玉女神駒》(National Velvet)。

我們家，藥房就在浴室架子上。但現在輪到我低頭看他。現在輪到我當家長、醫生、裝出講床邊故事的神態。

「尿管會痛嗎？」

「不大痛。昨天我裝了導尿管，但我都尿在管子外面，所以他們把它拆了。昨晚我尿床。」

「會不舒服嗎？」

「我的陰莖充血得好厲害：像得了象皮病，我跟你說。」

用過「肚肚」這種字眼，教科書裡掃興的「陰莖」二字，就覺得奇怪。或許是為了對母親表示尊重：過沒多久，她走出病房，他就在廁所裡，用壓過依稀可聞吱溜吱溜聲的音量喊道：「我屁眼裡出來的尿尿比雞雞裡出來的還多。」但「陰莖」聽起來很正確，代表這東西跟他有段距離，幾乎已經不是他身體的一部份。提到充血時，也沒別懷居心，搖頭晃腦、擠眉弄眼什麼的。如果要找他生病的證據，就是像這樣把開猥褻玩笑的機會平白放過了。

「喝湯嗎，大夫？」實習護士在門口問——他胸前的名牌上寫著紀倫。「哦，不對。」他核對一下紀錄板：「您登記的是柳橙汁。」

「我要柳橙汁嗎？」

「這兒是這麼寫的。不過您可以喝湯。」

「什麼湯？」

「蔬菜湯。」

「我喝湯。」

紀倫再次現身時，端來一個湯汁淋漓在塑膠托盤和餐巾紙上的白瓷湯碗，將它放在附輪子的小桌上。父親抖索著舀起一匙，放進嘴裡吸吮，只喝液體，不碰那些漂浮的小塊蔬菜，他迴避它們，好像當它們跟豬排一樣既大又硬。

母親和我坐在那兒，默默用意志要求他多吃一點，再多一點。然後紀倫又來了。「進度如何？」他用緩慢、響亮、從容不迫的聲音問。我想對他尖叫：「這是我父親，你這混蛋。他不是什麼需要同情的殘病老朽！」但事實上，他當然就是那樣。

紀倫把湯碗等物收開。

「接下來要吃砂鍋嗎？」

「我不可能點砂鍋。」父親道。那在他最喜歡的菜色中排行第二，僅次於洋蔥燉牛肚。我整個童年時代，每週起碼要吃一次，母親用一口咖啡色的大砂鍋做這道菜：洋蔥、羊頸肉、奶油、鹽、胡椒——最美味的是堆在頂層、金黃酥脆的馬鈴薯。

「我一定點了魚。」

「我查一下，大夫。」

紀倫端著盤子回來。「是雞肉砂鍋。」

「哦，雞肉。」

還不如叫他吃石頭。父親咀嚼了一、兩分鐘，然後吐出來。碗裡還有兩小團馬鈴薯泥，但他看都不看一眼。

「味同嚼蠟。」他說，不是抱怨，只是報告。「而且好乾。像吞鋸木屑還是樹枝。」

他放下叉子，頭躺回枕頭上，面貌變得很模糊。我想起一幅法蘭西斯·培根⁵的畫，一個斜倚的人影，姿勢慌張，已開始腐爛。我想起詩人奧登⁶的一個句子：我們很少見到惡性肉瘤／嚴重到這種程度。然後我想到這麼做多麼不禮貌，這種時候，把他拋棄在此時此刻，腦子卻轉到別的地方。

他累壞了，把一杯冷茶湊到唇邊，然後抖索著放回托盤。已經六點鐘，他準備好好睡一晚上。

三個月前，我父母南來參加人家八十歲的壽宴，採取他們喜歡的出遊方式：黎明即起，趁早餐前，自由自在開一百哩路，隨興所之，不停下來用餐，也不住別人家，在自己的拖車屋 (Bedford Dormobile，後來以舊車換新車，換購了一輛德製的) 裡煮飯睡覺，七十歲的人還很活躍，到什麼地方都來去自如，後車窗上還有張貼紙，宣示他們「以領年金自豪」——報仇：活得夠久，讓兒孫頭痛。但這次出行卻出了問題。那天晚上，他們停下來到一家小酒館用餐。母親要打電話，便向一百碼外那個色彩鮮豔的四方盒走去，她沒注意她和那東西之間有道矮牆，牆後面有四呎的落差。父親見她久久不回，感到困惑，到外面去找她，先是步行，後來開車去找。車頭燈照見壕溝式圍籬，下面的水泥地上，有堆衣服和血肉模糊的東西。他擔心她摔斷了脖子，不敢移動她。到斯托克·曼德維爾醫

5 Francis Bacon (1909-1992)，愛爾蘭畫家，畫風大膽、神秘、詭異，富含死亡的陰影。

6 W. H. Auden (1907-1973)，詩人，出生於英國約克郡，年輕時叛逆，一生特立獨行，詩中很多諷世之作。他於一九四〇年代移民美國，任教多所大學，在英文文壇都受到推崇。

7 原詩題名〈冀小姐〉(Miss Gee) 即主角，她是一個拘謹保守的老處女，諱疾忌醫，因癌症去世後，遺體卻成為醫學院的教材。

8 The ha-ha，十八世紀以來，英國貴族造園使用的一種隔離方式，在世界上挖三角形的壕溝，一側垂直地平面向下挖掘，然後以和緩的坡度斜斜上升，這種方式比起圍牆或樹籬，既有分隔效果，又不至於妨礙視線。